

名家析名著丛书

老舍

名作欣赏

人民艺术家

• 樊
骏
主
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名家析名著丛书

老舍

名作欣赏

人民艺术家

● 樊 骏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名作欣赏 / 樊骏主编.

2版. — 中国和平出版社: 北京, 2007.7

(名家析名著丛书)

ISBN 978-7-80101-216-6/I·76

I.老… II.樊… III.①现代文学—文学欣赏—中国

②老舍—散文—欣赏 ③老舍—小说—欣赏 ④老舍—戏剧—欣赏 IV.I207.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2539 号

老舍名作欣赏

老舍 著 樊骏 主编

责任编辑: 庞 旻

特邀编辑: 夏 叶

封面设计: 谢 颖

美术编辑: 谢 颖

责任校对: 王秀玲

责任印制: 王 红 宋小仓

出版发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154 号 (100009)

发 行 部: (010) 84026164 84026019

网 址: www.hp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mm × 980mm

印 张: 19.5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2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01-216-6/I·76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1954年十月梅小院月季花前。

◎ 老舍先生的文言自述

舒舍予，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信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墓。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著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赶集》，《牛天赐传》，《樱海集》，《蛤藻集》，《骆驼祥子》，《火车集》，皆小说也。当继续再写八本，凑成二十本，可以搁笔矣。散碎文字，随写随扔；偶搜汇成集，如《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老牛破车》，亦不重视之。



目录

002 ○ 前言

樊 骏

散 文 卷

014 ○ 我的母亲

022 ○ 宗月大师

028 ○ 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

034 ○ “五四”给了我什么

038 ○ 养花

042 ○ 猫

048 ○ 想北平

054 ○ 我热爱新北京

060 ○ 北京的春节

鉴赏人：舒 乙

068 ○ 一些印象（节录）

078 ○ 五月的青岛

鉴赏人：刘 纳

082 ○ 英国人

088 ○ 敬悼许地山先生

096 ○ 大地的女儿

鉴赏人：马小弥

100 ○ 新年醉话

鉴赏人：刘 纳

- 104 ○ 婆婆话 鉴赏人：刘 纳

.....
中篇小说卷

- 114 ○ 月牙儿（节录） 鉴赏人：范亦毫

- 126 ○ 我这一辈子（节录） 鉴赏人：刘 纳

.....
短篇小说卷

- 138 ○ 大悲寺外 鉴赏人：苏叔阳

- 156 ○ 微神 鉴赏人：赵 园

- 170 ○ 开市大吉

- 180 ○ 抱孙

- 192 ○ 上任 鉴赏人：谢昭新

- 210 ○ 柳屯的 鉴赏人：苏叔阳

- 232 ○ 断魂枪 鉴赏人：刘 纳

.....
戏剧卷

- 244 ○ 龙须沟（节录）

- 275 ○ 茶馆（节录） 鉴赏人：于是之

.....
附录

- 298 ○ 老舍作品要目

鉴赏文撰稿人

◎ 舒 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全国政协委员

◎ 刘 纳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马小弥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 范亦毫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 苏叔阳 著名作家、剧作家

◎ 赵 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 谢昭新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 于 之 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



◎ 老舍素描像，周艺作。

前言

樊骏

中国历来有“文如其人”的说法。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老舍的一生颇多与众不同之处，他本人又是一位刻意追求个人独创性的作家；于是，他那特殊的经历以及由此铸就的独特性格为人，在作品中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记，进而形成富有个性特征的创作风格，作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业绩。

在阅读老舍的作品、进入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之前，让我们先一起回顾、追踪他那艰难的人生跋涉与曲折的艺术追求……

1899年2月3日，老舍诞生于北京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庭。父亲是名隶属正红旗满洲的守卫皇城的护军。在老舍还不满两岁时，八国联军入侵我国，父亲在保卫京畿的巷战中阵亡，一家老小靠着目不识丁、性格倔强的母亲充当杂

役和给人缝洗衣服的微薄收入为生。

来自社会底层这个基本事实，使老舍的创作道路和文学业绩具有许多不同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显著特点，是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的根本所在，因此也理应成为我们认识、分析、评价这位作家的出发点。

老舍是在一位慈善家的热心资助下，才获得上学受教育的机会的。这个由别人提供的机会，就老舍而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被动性。当他1912年小学毕业时，周围的亲友一致认为他应该去学手艺挣钱，好减轻家庭的负担。尽管他自己也意识到理应这样做，却还是毅然做出了继续升学的决定。这完全是他个人主动做出的选择。这个愿望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然和他个人性格上的坚强和明智分不开；而潜藏在个人愿望后面的——尽管他本人当时不一定完全意识到——是被压在底层者渴望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卑微处境的朦胧要求，是他们对于旧世界及其安排的不合理秩序的自发抗争，以及旧有的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以后，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寻找生路的努力。

1918年，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不久，迅速成为北京小学教育界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从世俗的眼光来看，特别是对于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能够在短短几年里达到这般地步，应该说是年少得志，令人不胜钦羡的了。但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学界”，它的一些基层教育机构，大多为遗老遗少、“圣人之徒”所把持，乌烟瘴气，污浊不堪。于是，老舍毅然辞掉劝学员职务，宁愿安贫受窘过清苦的生活。这是老舍生活中一次更值得重视的重大转折，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追求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个比这些要充实有

益、崇高远大的人生。

这种转折，同样表现在他的艺术爱好的变化上。在师范学习期间，老舍喜欢古典文学，“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老舍选集〉自序》），还得到过师长的赞赏。1923年初，老舍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一篇虽然幼稚，却完全不落窠臼、立意新颖的作品。

1924年，老舍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在那里整整住了5年。新的生活经历，扩大了他的生活视野，深化了他对于人生的理解。他还亲身感受到大英帝国的臣民对于华侨与中国人的偏见和歧视。两者都使他更紧张地思考着灾难深重的祖国的前途，进一步激发起他对于文学的兴趣，而且直接唤起了他的创作欲望。

二

1925年，老舍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他在三四年时间里，一连写成三部长篇小说。孤独一个人旅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使他经常沉浸在往昔生活的追忆之中。他产生了借笔寄托这种思念的想法。所以，一些在记忆中重新复活过来的人和事，涌进了他的笔端，成为作品的主要素材。

《老张的哲学》取材于他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赵子曰》写的是20年代北京大学生的生活。《二马》的故事发生在伦敦，但作为主人公的马氏父子仍然是北京味十足的地道中国人。小说的题旨“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我怎样写〈二马〉》），对于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中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因循苟且的民族心理作了尽情的揶揄，同时又为海外侨胞所受到的民族歧视深感不平。构

成老舍全部创作的一些基本特点，像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愫，宽广的人道主义胸怀，底层群众的道德标准和市民社会的审美趣味，丰富多彩的北京景象和市民形象，幽默风趣的笔调，在轻松的嬉笑中蕴含着沉痛的命意，朴素的写实手法，活泼的文笔，清脆的北京口语……在这些作品中都已经清晰可见了。三部小说相继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即得到读者的注意和赞赏。

1929年夏天，老舍结束了英国的教学工作，绕道法、德、意回国。为了筹措旅费，也为了看看南洋，中途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在这个时期，老舍写就了童话体小说——《小坡的生日》。作品写到了中国、马来、印度等东方民族的小孩，“而没有一个白色民族的小孩”，寄寓着“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政治理想（《我怎么写〈小坡的生日〉》）。

《小坡的生日》不是老舍的重要作品，但相隔半个世纪，新加坡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以后，当地的人士仍在

赞叹它“深藏在儿童故事中的各种对新加坡社会的真知灼见和准确的预言”，认为这是一部“立意要挖掘出一些重要的南洋华侨与当地社会问题的作品（〔新加坡〕王润华：《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对今日新加坡的预言》）。

老舍于1930年春天回到久别的祖国。同年7月起，在济



◎《小坡的生日》1947年版封面。

南的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的山东大学教授。在两所大学先后开设了文学理论、外国文学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方面的多门课程。教学之余，老舍继续从事创作。

30年代以前，老舍虽然也间或写过短篇小说，但较多地创作这类作品，开始于30年代初期。他最初有过“随便写些笑话就是短篇”的想法（《我怎样写短篇小说》），像《热包子》等篇什，的确留有“写笑话”的痕迹。但稍后的多是一些寓意丰富的作品，像《上任》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的丑恶本质。他的短篇，从取材到表现手法，都比长篇创作中有更多的尝试和开拓——比如除了严格的现实主义以外，也有一些采用象征、意识流等手法写成的作品，像《断魂枪》等，是不可多得的精美之作。

这个时期的作品还包括长篇小说《大明湖》（小说底稿毁于“一二八”的炮火，始终没有跟读者见面）、《离婚》以及代表他这个时期最重要创作成果的《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40年代译成英文，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50年代改编成话剧，80年代又改编成电影，更扩大了影响。创作《骆驼祥子》前后，老舍还写了同样取材于城市底层生活的中篇小说《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月牙儿》用的是抒情、象征的笔调，很有诗情画意；《我这一辈子》是白描式的写真，勾勒出晚清以来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风貌——它们和《骆驼祥子》一样，都没有早期作品中那些笑料和逗乐，甚至也没有含泪微笑的幽默，而是突出了对于现实的严峻的态度。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他创作精力旺盛，表现出了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取得了多方面的杰出

成就。

三

《骆驼祥子》在《宇宙风》上还没有连载完毕，抗日战争的炮声已经回荡于神州大地。济南沦陷前夕，老舍抛下妻子儿女，只身奔赴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



◎1946年摄于赴美讲学期间。

鉴于老舍在文学事业中的成就和地位，又考虑到他与不同的文艺派别都有所交往，经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提议，大家一致推选他担任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实际上起了主要负责人的作用。抗战8年，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事实很快证明：这一提议与推选，是十分得当的。

1939年6月，老舍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在近半年时间里，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作为“文协”的负责人，老舍又经常与郭沫若、茅盾等共同商讨，互相配合。通过与革命力量、革命作家的密切接触，自己又参加了实际的文艺斗争，他的精神境界开阔了，斗争经验丰富了，政治态度也随之激进起来。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激流的冲击下，老舍从一个不介入政治斗争、埋头写作的

作家，变成文艺界的组织者和活动家、抗日和争取民主的自觉战士。这些变化都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1942年，老舍完成长篇小说《火葬》，“他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我怎样写《火葬》》）。1944年，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市民的苦难和抗争。

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协助别人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虽然身居异域，他同样关注着祖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正在到来的历史巨变。

抗战爆发后的十余年间，老舍在文学创作上除长篇《四世同堂》外，未能取得与在这以前的十余年里相媲美的成绩。但重要的是，与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动相一致，他的生活和思想多有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在民族解放的激流——先是抗日战争，然后是解放战争——中，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的亲身经历，克服了曾经长期存在的对于任何政治行为的厌恶，与对于革命的保留误解等偏颇。这些都为此后创作的新的突破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3日，老舍就从美国启程回国，12月9日，抵达天津。和1930年的情况不同，这一次迎接远道归来的游子的，是解放了的新中国。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他新的创作激情，进而改变了他对于现实的态度、他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基本倾向。1951年初，话剧《龙须沟》上演。作家把对于北

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历尽动乱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泰民安享太平”这个千百年来平民百姓最大的梦想，终于开始成为现实了。作品还表现了社会变革在这些被压迫被侮辱者的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在精神上也开始站立起来了。话剧《龙须沟》被公认为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坛的重要收获，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由此，老舍的创作进入又一个高峰时期——数量多，思想和艺术都达到新的高度。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在全国和北京市的政府部门、文艺团体、对外文化交流机构担任一些职务，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等活动。但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被誉为“作家劳动模范”。

老舍晚年的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和小说《正红旗下》，它们都在更大的时空跨度中反映中国的历史命运。《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20世纪80年代在欧亚一些国家演出时，以其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征服了外国观众，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德国〕马尔蒂那·蒂勒帕波：《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茶馆》和《正红旗下》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前者更多地显示出讽刺的锋芒，不时爆发出如火的愤懑和严正的斥责；后者往往夹杂着谐趣，或嬉笑，或怒骂，都能涉笔成趣，耐人回味，他的幽默变得更加深沉和含蓄，进入化境。《茶馆》、《正红旗下》与稍前的《龙须沟》